



陈嘉庚

傅子玖

陈嘉庚

傅子玖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石家庄



陈 嘉 庚

傅 子 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22.375印张 560,000字 印数：1—4,750 1987年10月第1版
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338 定价：3.50元

ISBN7-80505-003-1/I·3



作者傅子玖教授在陈嘉庚先生
塑像前留影

巨鰲出版志喜

德高望重華僑典範
辦學育才振興中華

丙寅冬張國基題

中華全國僑聯主席張國基
先生為本書（原名《巨鰲》）題詞

不是小夜曲。不是田园牧歌。更不是摇篮曲。……这是一支壮伟的生命进行曲！

关于崇高，关于美德，关于幸福，关于荣誉，人生的意义，我们怎样理解？

莎士比亚说：

“生命短促，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遥远的后代。”

果戈理说：

“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够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，我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。”

陈嘉庚说：

“我毕生以诚信勤俭办教育公益，为社会服务。”

陈嘉庚确实以他的毕生躬行，实践了他的诺言；他作出的伟大卓越的贡献之一，便是投资智力，开发灵慧，培育人才。

历史早已授他以世界荣誉的桂冠！

当然，世界荣誉的桂冠，一律都用荆棘编织而成的。

在陈嘉庚的故乡集美，一条浔江婉婉地汇同鹭江，奔腾入海。

大海，古今天下，多少墨客诗人颂扬，那是何其汹汹，何其滔滔，何其森森，何其婷婷的呀！

哦，大海，一切生命的源泉，人类灵魂的摇篮，踔厉风华的主宰者呵，世界容貌天才的雕塑家！

她溶汇了洪荒冰川，积聚了十亿年的雨雪，以无与伦比的庄严妙相，辉耀于太阳系，彪炳于青史！

真乃地灵人杰！

大海，以她浩荡雄伟的胸怀气派，陶冶和砥砺陈嘉庚的意志；以她无限博大精深的灵智哲思，启迪和激励了陈嘉庚，使他完成了光荣的奋跃、进取、开创的一生事业！

二

啊，陈嘉庚，一代之精英，他的全部人生之履历，曾在海波中开过无数次方程，而后，全化作地上栉比的华夏，鳞次的飞檐，化作薰风煦煦，月色娟娟，清辉宛宛，化作满湖满海的书声琅琅，化作漫山遍野攀越科学峰顶的吭咏、喀喳之声……

他诞生于一八七四年(清同治十三年)十月二十一日，活了八十八年，苦斗了七十一年。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，八月二十日由火车运棺到家乡，是日下午六时安葬于集美鳌园。这位可敬的老人，在他生命临终的弥留期间，他喃喃叮嘱：“国内银行尚存有三百多万元，全不留给子孙。其中二百五十余万，充作集美学校建筑和集美学村的福利基金；五十万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金。归宿，不占集美极有限的土地……”

后人遵照他的遗嘱，在集美海流深处寻到一块巨石。在石上凿出长方形的穴位，装置他的灵柩，削上正合尺寸的一块石头作封口，密塞，然后造坟，用淡青色的高级花岗岩，精雕细琢一只大海龟，作他的墓顶盖，周围填海毗连陆地，辟为花园，取名“鳌园”。

中国民俗崇仰伟人，相信为百姓营造福祉者，乃天上星宿下凡，寿终正寝则身返仙宫。陈嘉庚生前敬重乌龟，人们考其隆盛事迹，推断他是天上“玄武”星降生。“玄武”俗称“乌龟”。古代中国划分天上星座为二十八宿，它们分别隶属于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(乌龟)四方，亦称四方四神，玄武为北方之神。陈嘉

庚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，地处北方，神位相属。据古籍记载的神话，鲧及禹先后治水均得到龟和龙的鼎力相助。屈原在《天问》中质疑说：鲧有什么圣德，他居然能得龟来帮他治水？既然荣幸得到龟帮助，那么，治水成功就不能全归于他儿子禹的勋绩，“鲧何所营，禹何所成？”应该有个公道的评价。据《拾遗记》沿袭《山海经》的记载：黄龙用尾巴拖地，开渠掘河，玄龟则背载泥土筑岸修堤。足见龟治水之赫赫功勋，尊为水神亦受之无愧。陈嘉庚祖族在宋末因避兵乱举家迁徙南方，定居于福建厦门濒海之集美，孩提时以海为摇篮，成长后则奔波海外，每返乡必填海建校，围堤修池塘，建电厂，造民房，筑花园，广植树木驯水防灾，美化乡土……集美地域，十之七、八是他率领村民向大海索回的土地，死后辟海墓葬之，寄寓水神海魂之意，亦属惊世骇俗之举。

巨鳌，大海之骄子，他的精神万古垂青！

鳌园，一个伟大灵魂安息的天国，凌驾水面的奇异的海坟，她是大海风景线上的白玉瑰璧，她宛如硕大无朋的生命磁场。每时每刻，从祖国各地、从五洲四海，吸引着难以计数的人们，不独为了游览，主要是满怀着衷心的崇敬之情，前来瞻仰、拜谒！

人们热爱、感戴这位爱国老人，含着激动的泪水献上一只只花篮；鳌园，对于游客和吊祭者，是一座净化灵魂的殿宇，一切骚动的邪气和物欲，在这里得到沉淀；正直善良的人，在这里感悟到人生的真谛！

大海啊，太虚寥寥，油云荒荒，天风浩浩，青石巨鳌静静地憩息在这里；滚滚的波涛，以浩荡的声调和永恒的旋律，为巨鳌弹奏一支生命不息、拼搏不止的人生进行曲。

毛泽东同志称颂为“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”的陈嘉庚，大海之骄子……

童年：一个蔚蓝色的大海之梦……

芦花放白时节，渔村午后，阳光淡淡的，浮江静静流淌着，绵绵流进东海。

退潮的沙滩，到处撒满虎纹贝、玉黍螺、簸箕蛤、鸚鵡蚌……

三个十二、三岁的少年，各自背着“凸”字状的竹卡篓，拎着手网，钻出芦苇和花树杂长的江岸，飞也似地向沙滩奔跑。

“吱，吱，吱，吱……”

“嘎咯，嘎咯，嘎咯，嘎咯……”

不远处，一片峭拔嶙峋的礁岩，一群群鸥鸟和白鹭盘桓着，轮番俯冲下来，它们在啄食搁在低洼浅水礁丛间的小鱼小虾。它们用长嘴巴准确有力地叼起海鲜，仿佛掠过一阵阵陀螺风，在海面上盘旋；有些鸟儿已经饱餐了，在嶙峋参差的礁岩上歇息，得意地晾开银白的、灰蒙的翅膀，互相追逐游戏，发出异常响亮的欢叫声。每逢潮落，便是海鸟最

畅快的时分。

“快！……”三个孩子互相迭声催促。沙滩多么光洁而柔软；星星点点、丛丛簇簇的螺呀，蛤呀，贝呀，蚌呀，尽管它们都亮出珊瑚或琥珀的姿色，但此时对孩子们却失去诱惑力。这些僵卧沙滩的小东西，它们跑不了，海鸟对它们也不感兴趣，回头慢慢儿收拾不迟。这已经成为习惯了。

“吱，吱，吱，吱……”

“嘎咯，嘎咯，呷吱，呷吱……”

“快！”孩子们奔跑着。听到鸥鸟和白鹭一阵欢似一阵的凯歌。他们知道，寸把长的小鱼虾这些鸟儿吃够了；正在开同乐会呢。这情景他们早看惯了。可是不能稍待，刹那间来了老鹰和秃鹫，不说小鱼虾，就是偶尔怠惰忘返大黄翅鱼，也会被一扫而光，需知，这两种凶恶贪馋的大鸟，村里头一、两斤重的母鸡也叼了去哩！

三个孩子来到礁丛近旁，飞快地脱去布鞋，解下浅黄亚麻制的短汗衫，赤膊，只着短裤衩，把辫子胡乱往脑上缠紧，拎起竹篓，这就要淌过一段浅水滩到那礁丛去，哗，哗，哗，海水清凉得沁人心脾。

“哟——？”一个孩子突然惊喜地叫出声，随即车转身，往斜刺里的沙滩稍高处奔去。这孩子有一张苹果形的脸蛋，血色健盛，额阔，颧骨开展，鼻有锋棱，黑而密的长睫，一对滚圆的眼眸似乎含着海的岚气，滴溜溜地流转，显得分外聪颖机灵。

“你看到什么，嘉庚？”几乎同时，另外两个孩子诧异地停步，回过头来嚷嚷。

尖脆，然而空荡的话音未落，只见嘉庚双唇一缩，从一柱大礁岩的侧壁，撵下了一只狮螺。礁岩长久经受海浪冲击，黝黑，斑驳，面目狰狞，又有许多藻类和小动物寄生上端，沉灰底间杂钴蓝纹的狮螺，紧扑在岩壁，形成安全感很强的保护色；如若眼

光缺乏锐利，那就甭想辨认出它来。

“你们瞧！”嘉庚高举着壮汉拳头般的狮螺，蹦跳着，欢呼着，返回浅水滩。另外两个孩子也兴高采烈地迎了过去。三人定定地站在水里，狮螺在他们掌中传来传去，不断啧啧地赞赏它的好模样。

“嘉庚，你要走运了。敢情，你爸爸要寄来了大钱。”一个脸膛沉黑的孩子正儿八经地说，“拣到海螺，就会发家。唔，我爷爷早先说过，我爹曾经拾到过一颗。嗨，我家的母猪，一胎养了十二只猪崽呢！”

“泥鳅，你说得对！”那个皮肤白皙的孩子煞有介事地插进来。他说话时，嘴巴两旁荡起浅浅的笑窝，声音娇滴滴的，“我爸说过，一个渔村二十年也难得有人拣到一颗狮子螺。嘉庚是要走运了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该是我们三人都要走运了。”嘉庚爽朗地说，“因为这颗狮子螺，是我们一起来拣得的呀。”

那个叫泥鳅的，乐不可支地憨笑着。

他极少得到别人赞扬。这时，他那双突突金鱼眼似乎含着潮气，有点儿飘飘然；矮墩墩的鼻翅一鼓一鼓的，象青蛙的肚皮；他的嘴唇宽而且厚，除了大笑和用力咬东西，否则你别想看到他那口整齐洁白的牙齿，那是多美丽的牙齿呀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。

他是个“峇峇子”。也就是说，他爸爸是汉族人，他妈妈是新加坡的土族女郎。他是跨民族养育下来的混血儿。“泥鳅”是村里小孩给起的绰号。这或者是一种爱称。因他长得黑又溜秋的，而且很鬼。他有一个雅致的学名，叫陈嘉贝。他的父母都在新加坡。父亲当码头工人；母亲在一家洋行当“下女”。家里只有奶奶和他生活。前年他爸妈回来探亲可热乎呢。妈妈穿着拖地的大花绸纱

笼，斜着身子，右手稍稍提起纱笼的一角，咧开黑紫的厚唇，娇羞地蹒跚在江岸、海滩，呼唤：“贝贝……”，铿锵的音调又长又细，引得村里一群光屁股的小孩笑闹着跟在背后学。惹得邻居家那匹大黑狗也“汪，汪，汪”地狂叫起来。

平素、小伙伴乃至他奶奶都喊他泥鳅。只有“南轩私塾”的陈寅先生叫他陈嘉贝。背书的时候，他分明不会，却总是正儿八经地站起来，往自己书上溜一眼，记得一句，按规矩合上书本，很神气地念出仅有的那一句，声音比谁都响亮，接着就挺高圆圆的小胸脯，头不动，却拿眼珠子往前桌和左右桌流转，尽往别人书上偷句子，疙疙瘩瘩地，有一句没两句地念将出来，偷不见时，就拼命重复上头那一句，眼珠子滑得更紧急了，许多同窗早就抿着嘴儿笑，他毫不慌张，依然东拣西挑地得来一句，提高声调反复念，真有点刺激人的听觉神经。

塾师陈寅先生听背书总是闭着眼儿，慢悠悠地吸他的水烟。那烟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着。许久，才从他的鼻腔里缓缓地嘘出两股淡烟。泥鳅的背书显然激他恼怒了，“啪”地一声，竹板重重击在桌面上。全班学生都吓了一跳，连忙端坐，挺直腰板，紧缩着心。

“陈嘉贝，你读的什么呀！”老师怒喝道。随即，左掌中的烟壶重重落在桌上，直着左拇指和食指，频率很快地捋着花白的唇髭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搁在额间的老花眼镜同时被移架在鼻梁上。竹板又“啪”地响了一声。老师那眼镜片后，一双深陷、滚圆、混浊的老眼发出亮光，掠过这祠堂内愁苦的，滞涩的，惊恐的，疑惑的，五张孩儿脸。当下，他右手提起竹板，右掌抚弄着它。怒气，在他迂缓的踱步中似乎渐次平息了。“陈嘉贝，放学留下来！”仿佛经过慎重思虑，决计暂时不让泥鳅再挨手心。他把竹板扔到桌上去。那支由翠绿变成金黄又变成深赭色的竹板哟，是教鞭，是刑具；是学生行动的指南，也是学生心理的威慑物。三年

来，学生对它总是怀着憎恶的、敬畏的，甚至有几分恐怖的复杂感情。——因它曾经有一次打得泥鳅右掌肿得象半块碗糕呢！

“还课！”陈寅先生又大喝一声。除了坐在首排中央的陈嘉庚冷静笃定地端坐；又除了后座的陈嘉贝被宣布“关学”而呆若木鸡；其余三个孩子都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。陈老师蓦然止步：“陈嘉亨！”

那个皮肤白嫩的小孩颤颤地站起来。他一壁合书，一壁含着歉意的微笑，可谁都知道他最胆怯。这时仿佛听到他的心脏怦然作响。约摸有三秒钟，他张开嘴，浮起浅浅的两洼笑窝，奶声细气地抖出声音来：

“子，子曰，学而时，时习之，不……不亦说乎？不亦说乎？有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……不亦，不亦乐乎？人……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……不亦君子乎？……”

“停！”老师虎视眈眈地，“断句全错了！句读（逗）都不懂么？不熟？害怕？不熟就害怕。古人匡衡凿壁偷光而学，武子囊萤照读，苏秦引锥刺股，孙敬系头悬梁。你们下多少苦功学？哼！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你们知道吗？……陈嘉亨，放学留下来！哼！”

陈嘉亨坐下，嚤嚤地哭起来，用手背抹泪涂在长衫袖上。他是受委屈了，论读书，他是费过苦心的呀，大早读，深夜读，午间也读。“学而时习之”他是做到了，可是并“不说（悦）”。因为他不知道书中说的什么，老师从来不加解释。靠死记硬背，本来他也可将就的，倒在床上，蹲在厕上，走在路上，他都在心里默诵那些句子呢。可是，当老师叫他，他脑瓜“轰”的一声，血液循环加快了，脉搏加速了，牙关竟然紧起来，咬字吐音都象在吐铁丸，又硬又重。这陈嘉亨乳名叫小妹。据说他娘养了四个男儿，希望第五胎换个女的，于是沿袭古老的民间俗习进行胎教，在屋内壁上张挂许多美人、仙女图，什么《巫山神女》、《云中君》、《麻

姑献寿》、《仙女散花》、《反弹琵琶凤来仪》、《飞天仙女》……凡属女性的彩色挂图尽量罗致，贴得厅堂房间满墙壁，让怀孕的母亲时时端详，同时亲切地轻声呼唤：“小妹，小妹来投胎。”这种迷信色彩很浓的发愿终于不灵，妈妈生的依然是男孩，只是性格脾气近乎女性：温婉和气，腼腆柔弱；他的泪腺似乎特别发达，不管喜怒哀乐总爱哭鼻子。加上个子细嫩，肤色娇白，所以家里乡间人人喊他“小妹”。孩提期间，他根本不懂这名称的奥秘，听到叫声便也“哎”、“唔”，温顺地答应。逐渐长大了，他感到这名字不是滋味，常常有呼无应，或即低着头轻声“嗯”一声。及至九岁要入“南轩私塾”读书，报上名去，陈寅先生一看抚须大笑：“苏东坡之妹名叫苏小妹，你是男子，怎能称呼女人？”周围的孩子捂着鼻子礼貌地低声赔笑，发出一阵“哼哼”之声。这位落第的冬烘先生闻声，忽然灵机一动；只见他略略沉吟，眼珠子一转：“亨，亨。亨字不错吆。《易》经有‘品物咸亨’的名句。亨，取义于顺畅通达；还有勃兴繁盛之意。亨，很吉祥的字眼！”随即问起姓氏辈份，给改名。于是“小妹”便有了一个“陈嘉亨”的雅号了。小妹当然乐得手舞足蹈了，只是叫他这雅号的人并不多，除了陈老师，仅有陈嘉庚。在陈嘉庚心目中，“小妹”这名字的来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，道理他暂时想不通，但凭直觉，他感到不好因为称呼而使别人难堪。见到有人发愁，他心里总感到异常痛苦。譬如，陈先生每次要求还课，都使五分之四的学生恨上天无梯、入地无门，当场又无地自容之苦。身处其境，实在使他格外难受。老师责备过甚，使他感到未免有几分残忍。读书竟然这般惨苦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但他微略体察到；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老师极少讲解阐释，课文又古奥艰深，不知其意或一知半解，只跟着老师带着调调诵读，总感到枯燥无味，即便认记了一些字，也不懂得应用。按照乡间俗例，外地请来的塾师教书一个月，便要停课回家，歇息半个月或一个月。这样时学时辍，当然更容易遗忘。

课业积压渐多，一次还课须背诵二、三十篇短文或十四、五篇长文，委实不易。

但老师却要叫一个个能够对答如流的才肯罢休：

“背诵《述而》。……陈嘉庚。”老师早已成竹在胸，他对少年嘉庚一向怀有好感，因而语气纾缓还含带几分热切。

如同条件反射，感应异常灵敏的陈嘉庚应声起立，口若悬河然而抑扬有致地背诵：

“子曰：‘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’

“子曰：‘德之不脩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’

“子曰：‘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’

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‘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’

“善哉，善哉！”陈寅老师倏然插语，声调是何等的欢快，“余亦不知老之将至矣。嘉庚，继续读下去。”

“子曰：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’

“子曰：‘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’公西华曰：‘正唯弟子不能学也！’”

“善哉，善哉斯言！余亦诲人不倦也。”老师眉色飞舞，“嘉庚，你背诵《泰伯》篇。”

少年嘉庚轻声清一清嗓子，长长的眼睫一眨一眨，仿佛在拍着节奏：

“曾子曰：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：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’”

“妙语，妙语，丈夫是该如是也！嘉庚，《子罕》篇。”

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’

“子曰：‘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’

“子曰……”

“匹夫志诚不可夺！金石之言，真掷地有声也。”陈老师又即兴评点，“《博学》篇，嘉庚。”

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嘉庚，《诚意》。”

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‘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故君子必诚其意。’嘉庚，我相信你都懂了。慎思之，笃行之。我相信你将成为佼佼者。请坐下。每次还课考查，唯嘉庚一向使我满意。”陈老师以严肃可畏的眼色淋浴五张孩子脸，“其余四人，放学以后留下来！现在，翻开《子产论政宽猛》。”

“好鲜！”泥鳅用芦苇杆作筷子，往薰得黑古隆冬的铁罐里挟出一条烤熟了的红虾，边吹气边送进嘴里。

一堆篝火烧得正旺。

那只大海螺放在火堆上烤得滋滋响，沸腾的螺汁冒出阵阵清香的气味，诱人嘴馋。

芦苇丛间这片绿茵茵的草地，是孩子们野餐的好场所。他们常在这儿烤吃鱼、虾、螃蟹、蕃薯、鹌丁蛋、花生，更常烤吃海蛎，从深秋到仲春，这里盛产海蛎，海边礁岩、蚵石，密砸砸地长满着这种石灰壳的海鲜，一把类似篆刻刀那样的小铁器把它从附生石上剔下来，剖开错综粗糙的石灰壳，里头有灰黑色块状带汁的蚵肉，清蒸、油炸、煮羹、干烤都异常鲜美可口。西方人称它为牡蛎，他们喜欢生吃，只蘸些佐料便吃得津津有味。莫泊桑作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那于勤卖的正是这种鲜物。

吃烤海螺今儿还是第一次，正如有一回吃烤鲞蛋那种稀罕物，